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何香久 著

焦裕禄

长篇小说



焦裕禄

何香久 著

长篇小说

5/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裕禄/何香久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765-349-3

I. ①焦…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60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533 000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徐悲鸿



目 录

第 一 章	崮山的天黑了	1
第 二 章	在炼狱的火里	11
第 三 章	到了大山坑	22
第 四 章	生死劫	34
第 五 章	地火喷涌	44
第 六 章	家在风雨飘摇中	55
第 七 章	拿起了枪	66
第 八 章	开花的石头与空城计	74
第 九 章	淮河大队	88
第 十 章	野火燎原	94
第 十 一 章	铁砧子命	103
第 十 二 章	在另一个战场上	111
第 十 三 章	对决	121
第 十 四 章	软山芋砸铁头	130
第 十 五 章	让他自己挖井自己跳	140
第 十 六 章	大营晴了天	145

第十七章	同心结	156
第十八章	血液的沸点总是很低	164
第十九章	从“摇篮”到“熔炉”	174
第二十章	心里打了个结	189
第二十一章	重回尉氏	201
第二十二章	兰考啊	215
第二十三章	是什么在锯着灵魂	230
第二十四章	把心挂在胸膛外面	246
第二十五章	掂掂“三害”的分量	265
第二十六章	办公室在最大的沙丘上	280
第二十七章	在新鲜的绿意里	292
第二十八章	切肤之痛	302
第二十九章	心的感召	313
第三十章	大风扑不灭的灯盏	323
第三十一章	千千心结	334
第三十二章	大水中	345
第三十三章	我能给你们什么	360
第三十四章	不一样的沉重	373
第三十五章	来了两个“还愿”的	392
第三十六章	苗圃里	401
第三十七章	心里的光亮	420
第三十八章	温暖	429
第三十九章	难以言说的情愫	439
第四十章	生命绚烂的霞彩	449
第四十一章	大地之子	464
后记		472

第一章 崮山的天黑了

1

日本人来了，崮山的天一下子黑了。

日本人是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占领的博山县。五百多个鬼子，在联队长菊池永雄的率领下开进“四十亩地”。闪亮的钢盔，闪亮的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太阳旗，旗子上的那个太阳真像刚烤过的一帖膏药。

博山真是个好地方呀，可惜让这帮子畜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这个地处鲁北腹地的县份，有山有水。山有鲁山、原山、鹿角山、岳阳山，水有淄河、孝妇河、青阳河、牛角河，虽然算不上是名山大川，却一样风景秀美。山脉西连泰岱，群峰逶迤。最美的是岳阳山，有九十九座山峰，主峰就在崮山北。在崮山上的望月台上看日出，比在泰山极顶观日还要惬意。

五百多个鬼子分成两个中队和宪兵队、守备队，分散在源泉二郎山、北博山、西石马、下庄等二十五个据点上。他们还网罗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组建了伪军警备大队，北崮山是交通要枢，所以也是鬼子和伪军重点把守的地方。

民国三十年，老天不睁眼。

一开春就是卡脖大旱，麦子稀得像兔子毛，一季连种粮也没收回来。秋庄稼正灌浆时，又连着四十多天没掉一滴雨点，地上裂了尺把深的口子，秋庄稼全枯了，蔫

蔫的在毒日头下枯黄着，仿佛落上一个火星就能烧起来。

天一早，蝗虫起来了。

那些蚂蚁般的小虫子，仿佛是让燥热的风吹着，一夜间长成了翅膀坚韧、大腿雄壮的绿头蚂蚱。它们飞起来遮蔽了白亮亮的日头，天空中犹如笼罩着一层层乌云。十万亿翅膀的振动响如雷鸣，轰轰隆隆地滚过树梢、屋顶。它们降落到地上，抱住半枯的庄稼秆子大嚼，不消一时三刻，大片的山地便消失了所有的绿色。

吃完了一片，它们又潮水般涌向另一片。遇上河渠，它们抱成一个大球，滚动着，从河面上漂到对岸。一上岸，一只只蝗虫巨球轰然炸开，又成了一片片涌动的虫浪，席卷大地。它们一边大快朵颐，拼命地吞噬，一边疯狂地排泄，被剃过一样的土地里立刻就铺满了一层绿色的蚂蚱粪，在暑气的蒸腾中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腥臭。

它们无往不胜，无坚不摧。吃光了地里的庄稼和青草，又扑向村子，把一家家草屋的屋檐都啃得光秃秃的。

这一季粮食又白瞎了。

大旱、灾荒、蚂蚱、鬼子兵！

老人们叹息着：老天爷要绝这一方人呀！

2

鬼子一来，北固山村焦家的油坊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个油坊从主人焦念礼的爷爷辈传下来，已经传了三代。

三代人惨淡经营，油坊的规模也没能扩大多少，照旧只有两盘大青石碾砣子。这两盘碾砣都是上好的青石，长年累月碾轧那些榨油的植物种子，它们通身油光闪闪，仿佛油已经浸透了石头，好似两大坨温润光洁的青玉。

碾坊传到焦念礼手上，多了一匹大青骡子。如今，这匹骡子已经和它的主人一样衰老了。

它步履维艰地拉着大青石碾子，头深深地低下去，嘴里“呼哧呼哧”吐着粗气。它的肚皮软塌塌地垂着，支撑肚腹的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辨，脊梁骨刀削一般高耸，它实在是太瘦弱了，瘦弱得仿佛一根麦草就能压倒它。钉了掌的蹄子在碾道上“叮叮当当”敲打着，不时发出一声尖厉的“吱吱”声，那是它走不稳时几乎滑倒的声音。

那个声音让一个少年无比揪心。

少年是油坊主人焦念礼的孙子焦裕禄。如果没有这场变故，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油坊的第五代继承人。

焦裕禄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少年长成了一副人高马大的骨架，个头比他爹焦方田还要高，而且英俊。他的脸庞有些瘦削，嘴边长出了细细的绒毛，眼神里带着悲悯与忧郁。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无论如何不应该有那样的眼神。

瘦弱的老骡子疲惫地拉着巨大的青石大碾砘子，在环形碾道上转着圈子。

它实在太老又实在太弱了，走得磕磕绊绊。它眼睛上戴着破布做的“捂眼”，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碾棍发出“吱吱呀呀”不堪重负的声音。

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心疼地抱起碾棍，帮老骡拉碾。

焦裕禄夺过父亲怀里的碾棍。他用力推着，想让老骡子省些力气。他看父亲用铁铲刮碾道，弄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问父亲：“爹，你干啥哩？”爹只是“嗯”了两声。

这老骡子有通人的灵性，凭着长年累月拉碾子的经验，听见这声音，它知道活儿快干完了，正在扫碾盘，来了精神，步子也快了许多。

焦裕禄说：“爹，别这样了。”他给老骡子把捂眼摘了下来。老骡子回头瞅了一眼碾盘。焦裕禄看见，有两大滴浊泪挂在它的眼角上。

爹长叹一声。这时，那匹老骡子一个前失，两条前腿齐齐跪地，跌倒在碾道上。祖孙三人大惊，焦念礼忙找来扁担、绳子，招呼着儿子、孙子抬骡子。费了半天劲，也没把骡子抬起来。又喊来邻家两个后生帮忙，才算把骡子抬出了碾房。

那个晚上，焦家人谁也没睡。爷爷坐在大青骡子旁边，一双手不停地在大青骡子的脖子上抚摸着。他感觉到大青骡子身体的温度在一点点退下去。它的毛湿湿的，是那种黏稠的、冰冷的湿润，不知是汗水还是露水。爹坐在板凳上抽闷烟，暗夜里只看见一豆亮亮的红火头闪烁。这是个连叹息也少有的男人，虽然四十岁刚出头，却腰弯背驼，脸上刀刻般布满了岁月的吃水线。焦裕禄发现，这两年，爹的话是越来越少了，走在街上，人家和他打招呼，他只是“嗯”一声，点个头。在家里，娘唠叨半晌，爹最多只是含混不清地“嗯”两声。焦裕禄知道，爹虽然话少，可心里却明明白白。他是让越来越重的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那一种因重压而产生的忧虑、绝望的情绪，让本来性格懦弱的他真正变成了一个闷葫芦。

娘和嫂子在煮米汤。半锅清水，煮着小半碗黄米。柴火有点湿，火苗很弱。娘

趴在灶口不停地用蒲扇扇着风，黄烟从灶口一股股涌出来，呛得娘直咳嗽。跟爹的性格完全相反，娘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平日，这个家里似乎就只有她的声音。

嫂子默默地用马勺搅着那锅稀稀的黄米汤。要不是脸上的菜色，她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哥哥焦裕生前年外出谋生，两年多时间音信杳然，嫂子也渐渐沉默寡言了。熬好的米汤盛在一只瓦盆里，端到老骡子嘴边。也许是闻到了米汤的香气，它的头抬了一下，眼也睁开了。它的前腿甚至悬空蹬了两下。可是当焦念礼把一勺米汤喂到它嘴边，它却一下子把头垂下去，眼睛闭上了。

老骡子死了。焦家人哭成一团。焦裕禄三岁的小侄子守忠醒了，他的哭声尖厉而恹惶。爹大喊了一声：“老天爷，你杀我呀！”

天刚亮，一个名叫焦绍中的本家进了院子。

焦念礼带着一家人去山下埋那头骡子，院子里只有焦方田一人。焦绍中凉鞋净袜，他是北崮山村的富户，也是焦姓家族里一个头面人物。他长相斯文，满脸忠厚之相。他迈着四方步履进焦方田家小院时，把焦方田吓了一跳。焦方田只“嗯”了一声。焦绍中看了一眼焦方田，慢条斯理地问：“方田啊，那十块大洋，你是不是该还了？”这话，他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在路上相遇，在地头碰见，他总是笑眯眯地这样问。焦方田却在那张慈祥的笑脸上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最初，焦方田借焦绍中大洋的数目只是两三块钱。他借钱是为油坊购买黄豆和蓖麻子，这笔债像滚雪球一样，几年间就滚到了十块光洋，而且还在像“蝗虫蛋”一样，越滚越大。

焦方田深知焦绍中的为人。他看上去宽厚儒雅，慈眉善目，却是个肚子里长牙的角色，向来说一不二。他对你开口微笑的时候，那张血盆大口，却要把你囫囵吞进肚里。焦方田嚅嚅地乞求着：“再宽限两天吧。骡子又死了，油坊是开不下去了……”焦绍中仍然笑着：“我也有难处哩。你还是上上心吧。再还不上，你就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他踱着方步走出了院子。

“别的办法”是啥办法，焦方田几乎不用想就猜出了焦绍中的用心，他是看中了焦方田家的那两亩山地。焦方田的心像被蜂子猛地蜇了一下，立刻揪紧了。

3

群山逶迤，岚雾中一片鸡鸣犬吠之声。

山脚下的北崮山村，甩出一条麻石小径。村口大路边设着岗亭，岗亭上插着日

本太阳旗，一侧的土墙上写着标语：“中日亲善，建设王道乐土。”

一个十六七岁的日本小兵在站岗，他背着三八大盖，身边是一条大狼狗。进出的村民都要向他鞠躬。日本小兵十分傲慢。他鼻孔朝天，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行礼的人，如果他觉得哪个人行礼的动作不够恭敬，抡起枪托就打。日本小丘八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有着与他的年龄十分不相称的狰狞。如果不是战争，这个年龄的孩子，也许会在故乡的山林、河边捕鱼，在课堂里无所忧虑地读书，可是现在他却作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小部件，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疯长自己的恶行。

狼狗有小牛犊一样大小，一条鲜红的舌头伸出来，舌头上挂着长长的涎水。这个畜生凶狠地冲着人们低声吠叫着。那低吠仿佛是从獠牙间挤出来的，让人不寒而栗。

焦裕禄肩上搭着绳子，腰里别着柴刀走过岗哨，他没有给日本小兵鞠躬。

日本小兵怔了一下，他甚至有几分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同他年纪相仿的中国少年。

他清瘦的身材，虽然穿着补丁衣裳，却干干净净，留着学生头，似不类农家子弟。他的眼神是坚定的，那坚定的目光里有轻蔑和仇恨。

日本小兵“哇啦哇啦”叫着，拉住焦裕禄。

焦裕禄问：“你干什么？”

日本小兵比比画画，说着日本话。

焦裕禄指指远处的崮山：“我要到山上去，砍柴。”

日本小兵“哇啦哇啦”叫着要按他的头。可他个子太矮了，手只够到焦裕禄的肩膀。

焦裕禄拨开日本小兵的手。“八嘎！”日本小兵气急地用脚踢焦裕禄。焦裕禄推开日本小兵。日本小兵叫着又举起枪刺。

这时，一位已经走过岗哨的穿长衫的人折回来，对日本小兵用日语喊了一声。日本小兵惊异地收起枪，看着那个穿长衫的中国人。日本小兵用日语问了句话。穿长衫的人用日语回答：“博山县第五区南崮山高等小学的老师。”日本小兵悻悻地挥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焦裕禄认出来了，穿长衫的人是他的小学老师张慕陶先生。他深深鞠了一躬：“张老师！您啥时回来了？”

博山县第五区南崮山小学是方圆很著名的学校，北崮山和南崮山两个村子相隔不远，北崮山没有学校，北崮山的孩子就到南崮山小学去读书。张慕陶老师是这所学校的语文老师，他很喜欢焦裕禄，连“焦裕禄”这个学名也是张老师给起的。张

老师的学问很好,还精通各种乐器。焦裕禄读三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个“雅乐队”,器乐教练就是张老师。焦裕禄在“雅乐队”里学会了二胡和小号。焦裕禄最崇拜的人就是张老师,张老师不光是课讲得好,听说还在日本留过学。焦裕禄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了,他后来听说张老师也离开了学校。

张老师说:“今年开学我就回了南崮山,还打听你呢。焦裕禄同学,几年没见你了,听说你下学后帮你爹打理你家的油坊了?”焦裕禄说:“我家油坊快要开不下去了,欠了人家很多债,我爹天天愁得要死要活的。我哥走了几年没音信,赶上这乱世道……先生您怎么样?”

张老师说:“三年前我就到博山城去了。日本人要在学校里开日语课,我不想教日语,就辞了职。上个月又把我请回来,还当南崮山高小的老师。今天我有事进趟城。焦裕禄同学,你有空到学校里来吧。”

焦裕禄又给张先生鞠了个躬:“谢谢张老师。”

他们分手了。焦裕禄走出好远,还看见张先生站在那里的身影。

4

深秋的崮山在焦裕禄眼里铺展着一幅美丽的画卷。

山上元宝枫的叶子一片金红,黄栌的叶子一片金黄,红黄相间的是千头柏、鹿角桧的苍绿。南坡北坡的柿子树,一片一片红得鲜艳。酸枣更是随处可见,一嘟噜一串,紫气闪烁。

那一道从山上流下的泉水,细细的,千折百回地从望月台那边流过来,流到一个两三亩大小的潭里。如果不是大旱年景,这道泉水是十分壮观的。这道泉水称为阡家泉。

焦裕禄砍柴累了,趴在泉边,捧着泉水喝了几口,清凉甘甜的泉水让他周身通泰。焦裕禄读四年级时,写过一篇《阡家泉的风景》,这篇作文受到了张老师的大力褒奖。那天,张老师带领他们班的学生游山,游到阡家泉的时候,张老师让同学们背诵那篇作文。同学们背诵完了,张老师说:“同学们,我们山东的山水,养育了孔子、孟子这两位圣哲,这山水充满了灵性啊!焦裕禄同学的这篇作文,不但写出了崮山景物的美丽,而且写出了他的抱负,那就是用我们的才能报效国家。有这样的抱负,我们的中国会有希望的……”

焦裕禄坐在泉边,他的眼前不断浮现着游山时的场景。山脚下就是他的南崮

山小学，山风传过来的，却是孩子们用日语朗读的声音。

焦裕禄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开始捆柴。

他背起大捆山柴，缓缓走在山路上。他的耳边又响起同学们背诵他那篇作文的声音了：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胸怀浩然之气、为国家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崮山西山脚与岳阳山南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

“我常常在湖里河里游水捉鱼，也想看见那条蛟龙是怎样自泉眼钻出，张开巨口对着山上的旱地喷水……”

那个声音伴随背着山柴的焦裕禄转过山坳：

“在泉水边，挖野菜的母亲对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我的思绪随着泉水远去，我美丽的家乡属于美丽的中国，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热爱……”

焦裕禄有些累了，他把担子靠在山坡上擦汗。

他背起了柴担，而这时，却有一双穿马靴的脚站在他面前。

被柴捆压弯腰身的焦裕禄顺着那双马靴向上看去，那个早晨在村口站岗的十六七岁的日本小兵，站在他面前。他背着三八大盖，皮带上挂着一只野兔子，那条大狼狗，牵在他手里。显然，他是下了哨之后带上狼狗去撵野兔，在这里同焦裕禄相遇了。

日本小兵拦住了焦裕禄，他仍旧是那一脸与他的年龄十分不相称的傲慢，又有几分顽皮，看样子，他要寻焦裕禄的开心。焦裕禄想绕过去，日本小兵横过三八大盖，用日本话吆喝他站住。

焦裕禄往东绕，他在东边拦着。焦裕禄往西绕，他又在西边截住。

焦裕禄放下柴担，捏紧了拳头。他问小鬼子：“你要干什么？”

日本小兵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焦裕禄一头雾水，摇摇头。日本小兵见焦裕禄没听懂，背上枪，两只手比画着，指指他的狼狗，又指指焦裕禄，两只拳头对碰。焦裕禄这下明白了：“让我跟你的狼狗打一架？”

日本小兵笑了，点点头：“哟希！”焦裕禄问：“怎么打？”日本小兵比画了一通。焦裕禄问：“打得过你的狼狗，我的开路？”日本小兵点点头：“哟希！”焦裕禄又问：“让你的狼狗咬死，算我活该？”日本小兵竖起大拇指：“哟希！”

焦裕禄看一眼端着三八大盖的小鬼子，又看了一眼他身旁的狼狗。那条狼狗眼里冒着凶光。焦裕禄挽了挽袖子，往手心吐了口唾沫，“丁”字步站稳。他冲日本小兵招招手：“来吧！”日本小兵吹了声口哨，那条狼狗向焦裕禄扑过来。焦裕禄迅

速弯下身子，狼狗扑了个空。

狼狗再次凶狠地扑过来，裹挟着一股腥臊的风。它要把焦裕禄的喉咙咬断，这条狼狗不知咬断过多少中国人的喉咙，血的滋味，会让它无比兴奋。焦裕禄一个腾身闪在一边，狼狗又一次扑空。狼狗扑了两次，没有扑到焦裕禄，它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它低沉的吠叫声一下子高亢起来。第三次扑过来时，焦裕禄一个机灵，猛地抓住了狼狗两条后腿。他用力把狼狗抡了个圆，然后狠狠摔在石砬子上。

只听“啪”的一声，狼狗当时被摔得脑浆崩裂。日本小兵见狼狗被摔死，大叫一声“八嘎”，端起上刺刀的三八大盖，向焦裕禄刺过来。焦裕禄抄起柴担，抵挡小鬼子的刺刀。日本小兵刺了个空，惯性让他扑倒在地上。焦裕禄抬脚踢开三八大盖，和日本小兵扭打在一起。

他们在山路上翻滚。日本小兵骑在焦裕禄身上，要掐他的脖子。焦裕禄一翻身把日本小兵按倒，用力扭住日本小兵的胳膊。日本小兵身子一拱，挣脱出来。焦裕禄去按他脑袋，被小鬼子咬住了手指。焦裕禄用一只手把他的头按住，狠狠磕在石头上，乘机抽出手指。

焦裕禄蹬了一脚，日本小兵滚下山崖。山崖下惊飞一群山老鸱。短时间的寂静。秋蝉鸣叫的声音被放大了许多倍。还有蛤蟆的聒噪。山鸟掠过树梢。

焦裕禄背起了柴担。他刚要走，又想起什么，放下柴担，把那条被他摔死的狼狗也扔下了山崖。

5

焦裕禄进了村子，听到了自家院子里传出的哭声。他愣住了，一种不祥的情绪立刻把他笼罩了。

他扔下柴担，跑进家，见父亲焦方田躺在一张门板上。

乡亲们挤了一院子，爷爷蹲在墙脚哭，娘和嫂子趴在父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三岁的小侄子守忠摇着爷爷的胳膊哭着。焦裕禄拉住爷爷：“爷爷，我爹怎么了？”爷爷哭得说不出话来。焦裕禄又拉住嫂子：“嫂子，咱爹怎么了？”嫂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拉住哭得没了声气的娘：“娘，我爹他怎么了？”娘抱住焦裕禄：“禄子，你没爹了！你爹受不了人家要债，寻短见了！”

焦裕禄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爹呀！”

乡亲们也哭成了一团。一位族爷拉起了哭得昏天黑地的焦裕禄：“禄子，你爹没了，你哥又不在，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快起来，商量商量你爹的后事吧。”焦裕禄站起来，擦了把泪，又去搀扶哭得几次昏厥的母亲：“娘呀，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穷家富家都是家呀。欠人家的债我来还，可我爹也不能白死，我不做冤死鬼的儿子！从今天起我要活出个人样来！”

他又拉起爷爷：“爷爷您年纪大了，别伤了身子。禄子给您养老送终，禄子让您享福。”乡亲们夸赞着：“多懂事的孩子呀！”“这个家有禄子，塌不下来。”

鲁南葬俗，故去的人，不论贫富，一般要砌寿坟，做寿衣、寿棺。寿坟用青砖或雕琢的青石砌筑，大碓棚顶。寿衣要五根领，也就是五件上衣，用绢和棉来做，取“眷恋”“缅怀”之意。寿棺上讲究的人家都用柏木。焦家穷成这个样子，寿坟自然是没钱砌的，五领寿衣也无力置办，只好把穿着一身补丁衣裳的焦方田抬到用门板搭的灵床上。至于寿棺，柏木是用不起的，乡亲们从山上砍了几根鲜柞树，会木匠手艺的后生们锯的锯刨的刨，小半天工夫拼出了一口薄皮棺材，草草装殓了劳碌一生的焦方田。

夜里，起风了。焦家门外，用草席搭起了一个简单的灵棚。

灵棚里停着那口鲜柞木的薄皮棺材，前边是灵桌，桌上点着一盏孤灯，灯火在风里明明灭灭。穿着孝衣的焦裕禄独自为爹守灵。一阵风吹来，灯火摇晃起来，焦裕禄忙用双手捧住。

摇曳的灯火中，浮现出父亲焦方田憔悴的面容。在焦裕禄的记忆里，父亲这张脸上很少浮现过笑容，偶尔因什么事牵动一下嘴角，那笑也是如电光石火一般，稍纵即逝。焦裕禄上学时，每天放学，娘手里都攥着一把小笤帚，给他通身上下扫一遍，爹则站在一边，无言地瞅着儿子，嘴角往上动一动，也就没有别的表情。

通常，晚上焦裕禄在油灯下念书，娘坐在旁边纳鞋底，爹蹲在一边搓草绳，那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刻。娘“吱啦吱啦”扯动麻绳的声音在焦裕禄听来如闻仙乐，而爹搓草绳则哑然无声。一把谷草在他那双生满铁趺的手里搓一把就成了绳，金黄色的草绳在无声地延伸着，草绳在爹的身后跃动，好似蜿蜒的长蛇。

有时，“雅乐队”的同学来找焦裕禄练习乐器，那是焦家最热闹的时候。笙、笛、二胡、洋鼓、洋号合奏出一曲曲高亢美妙的乐曲，引得东邻西舍的乡亲们挤了一院子，爹把家里的板凳、杌子全搬出来让乡亲们坐，自个儿则到一个角落，坐在倒扣的箩筐上，享受着音乐，也享受着乡亲们对儿子的夸赞。也只有那个时候，父亲脸上的笑容才有可能停留得长一些。

焦裕禄往火盆里化着纸钱，突然村上一片人声吵嚷、犬声鼎沸。

没等焦裕禄闹明白是怎么回事，灵棚里突然闯进几个日本兵和皇协军，不由分说，扭住焦裕禄就用绳子绑了起来。

娘和爷爷、嫂子从屋里出来，焦裕禄已经被日本人抓走了。娘哭喊着：“禄子！禄子！”爷爷大叫着：“禄子！禄子！”

灵前灯被风刮灭了，棺材前的引魂幡在风里狂舞。娘和爷爷、嫂子追到大街上。大群的鬼子和皇协军在鸡飞狗跳地抓人。他们已经抓了几十个年轻人，都用绳子捆绑着。被捆绑的焦裕禄还穿着孝衣，戴着孝帽。

鬼子和皇协军把在村上抓到的人押解上汽车。娘哭喊着：“禄子！禄子！”焦裕禄听见了娘的声音，他也大声叫着：“娘！娘！”

爷爷抓住一个日本伍长的腿哀告：“太君，您行行好吧，放了俺这孙子吧！”日本伍长抽出东洋刀，用刀背狠敲了爷爷一下，把爷爷打倒在地上。焦裕禄怒不可遏，挣扎着要去拼命，日本伍长用洋刀顶住他的喉头。爷爷又要抱日本伍长的腿，被日本伍长一脚踢到沟里。

焦裕禄被押到汽车上。小守忠哭喊着：“老叔！老叔！”焦裕禄眼里噙着泪对娘喊：“娘，快去救爷爷！”